

工 人 的 旗 幟

穆 青 等 著

· 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英雄訪問記 ·

工人出版社
資料室

新華書店發行

目 錄

工人的旗幟趙占魁.....	穆青 一
西北特等勞動英雄袁廣發.....	煌穎 六
『砲彈大王』魏榮典.....	華山 三
女工英雄李鳳蓮.....	常工 四

工人的旗幟趙占魁

穆 青

一九四二年的九月，由於中央職工委員會的介紹，我第一次訪問了模範工人趙占魁同志。那時候，他正在一個離延安三十里的農具工廠裏，用兩匹馬力的鼓風爐，經年累月的生產着農具和軍火。沒有想到，整整六年後的今天，在解放區職工代表大會的代表團裏，我又會見了這位熱誠的英雄。看起來趙占魁的頭髮已經斑白了，眼睛也開始近視，可是就在這六年巨大的變化中，趙占魁同志却一直沿着黨所指引的道路，成長爲中國工人的一面光榮的旗幟了。

回憶六年前的情景，追記這位英雄的故事，我感到衷心的愉快。

驚人的力量

六年前——一九四二年，正是中國人民遭遇着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代，當時的陝甘寧邊區更處在日寇和國民黨軍隊的四面包圍之中。由於經濟上敵人的緊密封鎖，一切物資來源均告斷絕，爲了自力更生，繼續抗戰，邊區一百五十萬勞動人民，當時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面，正開展着蓬蓬勃勃的大生產運動。首先在農業上發展生產保證了邊區軍民足夠的糧食，接着便提出工業品的『自給自足』，號召全邊區的職工用自己的力量戰勝一切困難，增加工業品的生產。這一任務在當時邊區薄弱的工業

基礎上，是相當困難的：第一是原材料的來源困難，第二是技術設備的限制，因此如何在這些困難的條件下，發揮工人們的智慧和創造，提高他們的勞動熱情，使之改進技術，增加生產，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。因此在工人當中當時很需要發揚一種新的勞動態度，那就是能夠認識自己主人翁的地位，自覺的愛護工廠、團結工人、努力生產、提高技術的態度，同時也是一種老老實實，埋頭苦幹，一切爲着革命利益、不計較個人得失的無產階級的寶貴的品質。而當時的趙占魁同志，從長期的工作考驗中證明，正是具備這一勞動態度和寶貴品質的典型。因此，他的事蹟發表後，很快的就被當作了教育全體職工的最具體的教材，而趙占魁同志，作爲工人階級最優秀的模範和榜樣，也開始被人們敬愛着，並向他學習。

由於趙占魁同志的出現，可以說使我們黨的政策，和羣衆的實際行動結合起來了，和羣衆的熱情及積極性結合起來了。這樣就給邊區的職工運動開闢了一條寬闊的道路。它的作用不僅鼓舞了邊區工人高度的勞動熱情，提高了他們的政治覺悟，而且大大地推動了整個邊區的工業建設，向前發展一步。這是一種驚人的革命力量，而這種驚人的力量，却建築在黨的正确領導，和全體職工的積極行動上面，同時也建設在趙占魁同志的模範作用和先鋒作用上面。

光榮的路程

趙占魁同志的一生是勞動的一生，而他前半輩子的生活却是牛馬生活。他今年五十二歲，是山西省定襄縣人。小時，由於家貧如洗，加上高利貸的重壓，父親一直飄泊在口外。年老的母親爲了生活

也不得不離開家庭給有錢人洗衣做飯。趙占魁弟兄四人，他排行第三，從十二歲起就和兩個哥哥一起給人家當雇工。雖然全家勞動，但得來的血汗錢，除了還高利貸和繳租納稅以外，剩下的不够糊口，因此他的四弟自小就不得不送給別人。

趙占魁十七歲那年，父親被塌下來的破窯洞砸死了，他二哥聽到這消息，連夜奔喪，不幸在途中過河時又被水淹死。這兩樁慘痛的事情，強烈的刺激着趙占魁的心，他想掙扎一下，突破這窮困的牢籠，於是就在這年離開了家，去給一個鐵匠當學徒，終年伴着風霜鐵錘，飄走在天鎮、陽高一帶。三年後，趙占魁又空着兩手回來。這時他二十歲，到太原做泥水小工，後來又在太原銅元廠裏當學徒，幹了八年，二十九歲開始到兵工廠學翻砂，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以上，工資最多的時候纔每月十二元，扣去伙食房錢，就所剩無幾。舊社會中，工頭對待工人是非常毒辣的，動不動就罰工，病了不但沒人管，請不下假曠了工，一天就要罰三天。趙占魁是個老實人，又害怕失業，迫使他當牛做馬，一點不敢調皮，雖然這樣，到一九三二年工廠縮減時，他既沒有人情，又無錢活動，還是被工廠開除了。三十七歲這年，就是他失業的一年。

三十八歲時，好容易纔在同蒲路介休車站修理廠當了名鐵匠，好歹幹了三年。一九三八年，日寇佔領了同蒲路，便跟鐵路工人一起，流亡到西安。這時他聽到延安是共產黨領導的地方，是工人的家，便由一位鐵路工人的介紹，在三八年五月，進了安吳堡青訓班的職工大隊，不久就來到了延安。在延安他被分配到工人學校學習，這是他從來沒有想到的事，活了四十多歲，當了半生牛馬，現在居然進學校讀書了。他非常感動，在討論會上，他把過去所受的苦難，和今天的情況做了個對照說：『在舊社會中，我的血快被擠乾了，而今四十二歲纔找到了自己的家。』於是趙占魁同志努力識

字積極學習革命道理。事實的教育，使他牢牢的記住了一條：只有共產黨領導工人階級鬧革命，受苦受難的人纔能翻身。有一天他和黨委的一位同志談話，他伸出兩隻粗糙的手說：「共產黨要不要我這老漢。」那位同志親切的回答他說：「老趙，無產階級就是靠兩隻手來創造世界的。」老趙聽了這句話更是信心百倍的要求參加共產黨。

由於他的老實忠誠努力學習，當年十二月，趙占魁就成爲一個光榮的共產黨員。

三九年春天，毛主席號召開展生產運動，他便和另一個老工人崔鎖貴，一同去找領導同志，要求參加生產，爲大家製造工具，早點爲黨爲人民出點力。領導同志耐心的勸導了他許久，叫他再好好學習，到六月間，邊區政府爲了發展生產，創辦農具工廠，調他去當翻砂工人，他興奮得激動的說：「這可有了爲黨出力的時候啦。」當他跟另外三個同學離開學校的那天晚上，黨中央委員，職工運動的領袖張浩同志又把他們叫去，親切的叮嚀他們說：「工廠是公家辦的，它是爲人民服務的，也就是人民自己的工廠。你們都是優秀工人，要好好幹，好好愛護工廠。」

趙占魁同志就把這些話一個字一個字的牢記在心裏了，並變成了實際行動。

像爐火一樣的勞動熱情

趙占魁一走進農具工廠，就忙於繁雜的創建工作。不久工廠開工了，他便在兩千度高熱的熔鐵爐邊辛勤的工作着，他驚人的勞動熱情，像爐火一樣，一直熊熊的燃燒，從不熄滅。一年又一年，無論在什麼情況下，他看守着熔鐵爐，熔化着堅硬的鐵塊，正像他用高度的勞動熱情，熔化着一切困難。

一樣。『老趙是從火裏鍊出來的』。人們對他的這個評語，一點不錯。

化鐵看熔爐，應當說是一種最苦的工作，再加上當時邊區技術和工具的困難，就顯得更加艱苦；特別是在炎熱的夏季，守在兩千度高熱的爐旁，頂着火一樣的太陽，那滋味是不可忍耐的，可是趙占魁同志却始終在這種高熱下工作着，而且爲了抵抗爐火的烘烤還不得不穿着冬天的棉衣（邊區沒有石棉衣），從早到晚，老趙的全身像浴在汗水裏，棉襖被汗水濕透了，結成一層層很厚的白鹼；草帽也被汗漬得破爛不堪。但趙占魁同志從沒有鬆懈過一分鐘，也從沒有叫過一聲苦。他是這裏的軸子，一切工作都隨着他在轉動，因此他常常不停的工作十二個小時以上，有時甚至連飯也顧不上吃。平時，他總是打起床鐘以前就第一個起來，上工比別人上得早，下工時總讓別人先走，然後自己收拾了所有的工具，再圍着工場巡視一週，檢查一下是否有人把工廠的東西亂放亂丟。他常常對工人們說：『工廠是公家辦的，同時也是咱們自己的，跟舊社會完全不同啦。』

每次下雨下雪，那怕是在漆黑的夜裏，只要天一陰趙占魁一定把大家叫起來，領着頭把院裏的工具、成品，都搬到避雨的地方去，一點不讓它遭受損壞，搬不動的就找些什麼東西蓋起來。他從沒有計較過工資，本來按照規定，加工是另加工資的，可是他不要，他說：『在外邊作工，費死了勁還時常餓肚子，現在爲革命工作，有吃有穿，要那麼多的錢幹啥呢？』他也很少請假，有了病也不肯休息。

在四一年，他病了一個星期不能起床，頭暈，發着高燒，不能工作，只好由他的學徒李有貴來代替看爐，可是李有貴加鐵加得過多了，爐裏化成了一個二三百斤重的疙瘩！趙占魁一聽到這消息，便馬上從床上掙扎起來，拄着一根棍子來到熔鐵爐旁，身體站不住，就坐在地上看了一天爐，終於把那

天的任務完成了。四二年四月，他幫助別人試驗彈花機，不小心把一個指頭軋壞了，軋出了兩塊碎骨頭，大家勸他休息，他不肯，自己把手包好，又用另一隻手照常工作起來。

四三年六月熔銅時，因為鉗鍋壞了，一鉗鍋銅水（熱度在二百度左右），一下倒在地上，一部分潑在他的右腳上，腳面馬上燒成焦黑！可是趙占魁同志，不但一聲疼也不叫，而且堅持不要別人扶，要自己走到醫務所去。這種精神，只有戰場上那些「輕傷不下火綫，重傷不哭」的戰鬥英雄們，纔能够和他相比！後來，工廠把他送到醫院去治療，延安各個工廠、機關、學校都派人去慰問他，黨中央的鄧發同志也親自去看他，勸他好好休養，他收到的慰問品擺滿了兩桌子，還有一萬五千元（按當時物價算，是一個很大的數目），而他把這一萬五千元，全部捐獻給前方的將士了，他說：「前方有許多同志在流血，比我更痛苦得多呢，我不算啥！」到六七月間，國民黨反動派企圖進攻邊區，當時他的腳還沒好，正在醫院裏，聽到這消息，他馬上堅決要求出院。爲了保衛邊區，他帶着傷又站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了。

長期苦難的日子，使趙占魁同志養成了一種勤勞儉樸的習慣，他把這個習慣一直保持著，他看見有人糟蹋一點東西，不論是公家的或私人的，心裏便很不舒服！每次從爐中倒出來的爛炭，他都用篩子篩過，把可用的爛炭爛鐵都盡量挑揀出來。他不光自己這樣做，而且告訴學徒也這樣做，他對學徒們說：「自己要節省，對革命的財產更要節省，一塊爛炭一片碎鐵，都不是容易來的。」當他發現幾年前的爛炭堆裏有些生了銹的碎鐵塊時，他就利用休息時間，蹲在那裏扒着揀，不一會就揀回了好幾斤，接着他又發動學徒去揀，一天就揀回了十幾公斤。

這些事情看起來，很不驚人，然而他成年累月一點一滴這樣做，從不誇耀自己，從不叫苦，這就

不是件容易事，這就叫做新的勞動態度。

忘却了自己的人

趙占魁優良品質的另一特點，則是關心同志、愛護學徒，具有高度的爲羣衆服務的精神。他是一個四十幾歲的老工人，既有很好的技術，又是翻砂股的股長，但對於工人和學徒，却從不擺一點架子。每當休息的時候，他總帶着慈祥的笑，和工人學徒們愉快的生活在一起。人們親切而又尊敬的稱呼他『老趙』，他也像長者一樣愛護着他們。特別是對於學徒，他決不保守自己的技術，在他的心裏，有這樣一個信念：『多教會一個徒弟，就多增加一分革命力量。』因此他常對學徒們說：『我要認真教，你們要認真學，邊區跟外邊是根本不同的。』

每次開爐的時候，他總是一面工作，一面指點着學徒們實際練習。什麼時候加炭加鐵，分量多少，風力大小，都一遍一遍的給學徒們講解。有時爲了準確，他叫學徒們把炭和鐵用秤稱過再裝在爐裏。在翻砂的過程中，一發現什麼毛病，他就把學徒們集攏在一起，研究毛病的原因，告訴他們改進的辦法。有時在工作時間內，個別學徒偷懶，老趙就耐心的對他說：『過去在外邊工廠裏，爲了混飯吃一天磨洋工，工頭來了就假裝着使勁幹一會，在咱們這裏可不同，工廠是咱們工人自己的，沒有領導人在，也要自動積極的工作。』在幾年工作過程中，他從來沒有打罵過工人和學徒，有一次一個學徒一連做壞了好幾次成品，老趙還是耐心的說：『同志，這是人民財產，咱們要負責做好啊！』就這樣，在他的培養下面，好些學徒都很快的成爲熟練工人，整個翻砂膜的工作也大大改進了一步。另外

在物質生活上他更是處處關心學徒，有時因工作較重，看見學徒們餓了，就一聲不響去買幾個餅子來分給大家吃。學徒們有了困難，老趙總是首先把自己的東西拿出來，幫助他們解決。因此在老趙的包袱裏，再找不到什麼多餘的或者較好的東西。

老趙愛護工人，又能團結工人，工人中間有時鬧些意氣、糾紛，老趙總是想盡辦法給他們調解，而工人也最愛聽老趙的話，認為他最公正，最誠懇，因此只要他一出頭勸說，無論任何人再大的氣，都會平下來。有一次兩個工人因為爭一塊菜地爭吵起來，甲說地是他靠前的，乙說菜是他種上的，鬧得不可開交，老趙知道後即跑去調解，認為地應該歸甲，乙種上了有些損失，老趙答應將來收菜時，從自己菜地裏分一百斤蔬菜給乙。這樣一來，甲乙雙方都非常感動，不僅不再爭吵而且互讓起來。但秋收後老趙仍然把一百斤蔬菜送到乙的家裏。

四一年、四二年正是陝甘寧邊區最艱苦的年份，工廠的生活當然也非常艱苦，因此生活問題常常影響著工人們的生產情緒，特別是工廠的伙食，工人們牢騷最多。而個別異己分子便乘隙鼓動一些落後工人進行罷工怠工，趙占魁同志在這種困難的條件下，不僅自己始終站在正確的立場從不叫苦，並勇敢的先來接受工會生活管理委員的工作，利用每天下工後的休息時間，經營合作社，管理伙食。想盡各種辦法來節省糧食，組織生產，改善工人生活。

在這一工作過程中趙占魁同志表現了驚人的耐心和仔細，那種忠實負責，為羣衆的點點滴滴的利益而鞠躬盡瘁的精神，又一次得到充分的發揚。每天當別人下了工，都三三兩兩出去遊戲的時候，老趙不是忙在合作社裏，就是在伙房裏幫助伙挑水，抱柴。有一次中飯煮生了，工人們擠到伙房裏一齊吵起來。當時可把老趙忙壞了，他一面告訴大家不要吵，一面就親自幫助伙房重做；直到第二次的

飯下了鍋，他纔擦去滿頭大汗，拍拍伙班長的肩膀說：「同志，不行就再煮一鍋稀飯，別叫不夠吃，大家都做了一晌工，吃不飽不行。」說罷自己端着一碗大家嫌生的米飯，吃着走了。又一次，一個病號晚上來找他，一進門就怒沖沖的說：「老趙，我還沒有吃飯呢，你這伙食委員幹什麼的？」接着又說了很多難聽話，可是趙占魁同志卻沒有計較這些，並且立即走進廚房親自給那個病號做了飯。就這樣不到三個月時間，工廠的伙食在老趙的管理下面得到了大大的改善，在這一點上不僅使那些異己分子無隙可鑽，保證了以後反奸鬥爭的勝利，而且節省了糧食，消除了浪費，做到每月還有剩餘。工人們的生產情緒，遂因之而又提高起來。

一切爲了大家，而完全忘卻了自己的人，是多麼難得啊，可是趙占魁同志就是這樣的一個。

光榮和考驗

爲了發揚趙占魁同志這種寶貴的品質，和新的勞動態度，一九四三年在中央職工委員會及邊區總工會的直接領導下面，首先在陝甘寧邊區開展了熱烈的趙占魁運動，用趙占魁同志具體的模範事蹟，教育着全邊區的工人。邊區政府更獎勵趙占魁同志爲邊區特等工人勞動英雄，一時學習趙占魁，開展趙占魁運動的呼聲，響遍了全邊區的各個工廠，大批趙占魁式的新人物也不斷湧現着。不久，敵後根據地亦來電響應，從此趙占魁的英名便傳遍全國。

這一事實對趙占魁同志說來，是一個極大的光榮，但他並沒有因此而沖昏頭腦，也沒有因此而驕傲，相反地，他却更加虛心，更加埋頭了。不管是在勞動英雄大會上，或者是和毛主席握手的時候，

他總覺得自己不過是一個老老實實爲黨工作的普通工人罷了，並不比任何人高貴，即令在工作中有些好處，那也是在黨的培養教育，及同志們的幫助下面得來的，因此，在火熱的趙占魁運動當中，他始終警惕着自己，鞭策着自己，一分鐘也不脫離羣衆，並以最大的努力到處介紹經驗，幫助工人們推動這一運動向前發展。

一九四四年張秋風（晉綏工人勞動英雄）等先後致函向趙占魁同志作生產競賽的挑戰時，他除去勇敢的應戰外，在回答他們的信上，更把力戒驕傲鬆懈，虛心提高一步的志願作爲他們互相勉勵的祝詞。並且在以後的實際行動中，全部實現出來了。

以後，他被調到另一地區工作，那裏的工人們因爲知道他是名聞全國的英雄，故意在生活上，工作上給他許多困難，企圖看看這位英雄究竟如何。可是兩三個月後，他們不僅沒有發現趙占魁同志的任何缺點，相反的，却爲他那種埋頭苦幹，愛護工廠，關心同志的優良品質所深深的感動。從而對他無不尊敬了。

趙占魁同志這種經得起任何考驗，始終如一，不出風頭的英雄本色，是中國工人階級寶貴的品質，也是趙占魁同志這面英雄旗幟，至今迎風挺立的有力支柱；特別是當有些勞動英雄僅僅是曇花一現的時候，這面旗幟就更顯得五彩絢麗。

二十一 一個翻砂女工

一九四六年的五月，當蔣介石匪徒已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規模內戰的時候，趙占魁同志接受

了一個新的任務：回到過去的工廠去，組織一切勞動力製造地雷。

當時，工廠裏只有很少的翻砂工人，勞動力非常缺乏。在這種情況下，要想迅速的完成生產任務，大量的製造地雷，的確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。但老趙清楚的知道，內戰的形勢是肯定了，任務又是那樣緊迫，如果不能克服這個勞動力的困難，提高生產，其結果必將是直接激低邊區人民自衛戰爭的武裝力量。

爲了解決這一困難，老趙會想來想去，最後終於把注意力放在該廠二十一個工人家屬身上。他想如果能把這些婦女組織起來學習翻砂，不僅可以解決製造地雷所急需的人力，且可減輕公家對這批家屬的負擔，從而，從生產中去教育她們，解決她們的困難。

可是這一工作一開始就遭到來自各方面的抵抗，部分工廠幹部及男工認爲組織這些家屬婦女根本不頂事，工做不了多少，光麻煩事就不得了。家屬的丈夫們更認爲要自己的老婆去做工有點丟臉，怕別人說他連個老婆都養活不起。個別家屬婦女也怕沒有做過工，幹不了。

針對着這些思想抵抗，趙占魁同志在黨的支持下，堅持了自己的意見，並和這些輕視婦女勞動的傳統思想作鬥爭，保證一旦把婦女勞動發動和組織起來，絕不會和男工們相差太遠。

於是他一個個徵求她們的意見，動員她們，鼓勵她們，經過幾天的醞釀，女工翻砂隊終於興高采烈的組織起來了，趙占魁同志親自領導她們，教給她們技術，帶她們工作。過去整天紡綫綫，帶娃娃被拖在家庭瑣事裏的婦女，今天居然也穿起工服和男工們一樣參加了重工業的軍火生產，誰不覺得這是無上光榮呢？

當然，女工們在工作剛開始的時候，無論技術上和體力上都還有許多困難，但最大的困難還是帶

孩子的問題不能解決。白天媽媽上工了，孩子沒人管怎麼辦呢？如果大家都把孩子抱進工廠裏，那就什麼工也做不成了，於是老趙又不得不化費很大的力量，來爲她們組織工廠的托兒所。

托兒所共分三個組，按孩子們的年齡分由三個保姆看管着，每天上工時，媽媽們把孩子交給保姆，晚上下工後再領回家去。保姆由女工們輪流擔任，其每月的工資和女工們完全一樣，爲了經常的解決保姆與媽媽們中間的糾紛，同時檢查托兒所的工作，趙占魁同志每週都要給她們開開會，解決些問題，因此，女工們對托兒所的工作，一般說是非常滿意的。

孩子問題解決後，女工們的生產積極性便自然的被發揮起來，搶着工作，搶着學習技術，開始時老趙先教給她們打心子，一次做不好，老趙就三番五次非常耐心的教，後來漸漸學會了，就抽出一部分女工來做砂箱，一直到最後讓她們端鐵水，學化鐵，參加全部勞動。因此女工們進步很快，開始時她們的平均產量只能達到十分之三、四，兩三個月後就逐漸增加到十分之七、八。而且在趙占魁同志的影響下，她們的勞動熱情達到了最高度，無論什麼時候，只要老趙熔鐵爐上的風車一轉動，不用喊叫，女工們在五分鐘之內會立即來到工場，一個不差。特別是七月間，內戰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的爆發之後，趙占魁同志更領導着她們日夜加工生產，積極支援戰爭。

就這樣，趙占魁同志勝利的完成了製造地雷的生產任務，並第一次摸索了組織女工生產的方向，爲我們的軍火工業，培養了一批優秀的翻砂女工。

『把孩子們交給我』

一九四七年三月，蔣胡匪軍侵入了陝甘寧邊區，四月攻佔延安後，更瘋狂的分兵北上。當時陝北的形勢是異常嚴重的，邊區副司令員王維舟將軍曾親自去到兵工廠，跟該廠在七天時間內，撤退瓦窖堡，所有機器、器材，能搬的搬走，不能搬的就埋藏起來。

這是一個緊張的戰鬥任務，也是陝甘寧邊區工人，在十幾年和平生產的情況下，所遇到的第一次戰爭考驗。在這次考驗裏，年老的趙占魁同志，仍然站在全體工人的前面，和他們一起下機器，埋機器，搬運着工廠所有的器材，當他們把這些機器深深的埋在山谷裏，並在上面掀起地來的時候，他們的心情是悲憤的，他們說：我們決不能讓它丟失一點，我們還要回來的。

整整七天時間，工廠按期完成了緊張繁雜的撤退工作，而敵人的先頭部隊已越過了延安、安塞，直向瓦窖堡前進。工友們爲了保護工廠的安全撤退，組織了工人游擊隊，用自己工廠製造和修理的武器，把自己武裝起來，準備着一旦必要時，將用血肉來保護自己的工廠。在這種嚴重的局勢下，趙占魁同志雖然多次要求參戰，但組織上始終沒有允許。最後，廠長把老趙喚到面前，告訴他：『你年紀老了，不能參戰，現在黨給你一個更重要的任務：要你帶着全廠的家屬小孩，老弱病號轉移。』

趙占魁同志，毫無猶豫的接受了這一任務，他知道在沒有牲口，沒有行軍經驗，再加上兵馬慌亂的年月，要保證這羣毫無走路能力的家屬小孩，老弱病號的安全撤退，不僅不是件容易的任務，簡直是個千斤重擔，但他終於像過去接受任何任務一樣，勇敢地擔起了這個擔子。

家屬隊一共是二十一個女同志，二十幾個十歲以下的小孩，加上幾個老頭，兩個病號，一個五十多歲的小舅老太婆，人數雖不多，但困難却是嚴重的。第一天出發，就發生了這樣的問題，剛走出瓦窖堡三十里地，就有特務造謠說敵人已經到了瓦窖堡，當時誰也弄不清真實情況，只看見敵人的飛

就在頭上繞來繞去。於是母親叫，孩子哭，飯沒有吃上就慌慌張張又走了。一路上老趙攆兒抱女，攆這個扶那個，七十里地一直走到了天黑，好容易到了南溝岔；老趙也就累得不能動彈了。但他並沒有休息。當他把一家一家所有的母親孩子安置好以後，又忙着領糧食找柴火燒水做飯……一直到深夜纔合上眼睛。

一路上，他經常徵求家屬們的意見，和她們開會檢討，照顧備至，爲了怕婦女小孩走路饑渴，每天行軍時，他都先派兩個人到前面燒水做飯，宿營時也盡量給她們找出炕來，雖然這樣，但情況的緊急和行軍的困難，却並沒有因此減少老趙的負擔。

當他們離開工廠的大隊，單獨住在莫家河的時候，敵人佔領了瓦窯堡，並向東向北大舉進攻，晚上，在莫家河的村外，我們後方機關的人馬，一批批的經過這裏向西轉移，一時人喊馬叫，傳說不一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家屬隊的母親們全都慌亂起來，所有的眼睛都看着趙占魁，但這時候老趙却是非常鎮靜的，他一面把她們統統集合好，不許亂動，一面便派人去詢問敵方的動向，不久廠長命人給他帶來一個緊急的命令：立刻向西轉移，必要時可分散全部家屬，或帶着女工們打游擊。

老趙簡單的傳達了這個命令，並要求大家在最緊急的時候，保持鎮靜，不許亂跑，要死就大家死在一起，要活就一個人也不能丟失，所有的母親孩子病號都走在前面，老趙派一個人在前面引着走，而自己和另外兩個老頭却攆着家屬們攆不了的包袱，緊緊的跟在她們的後尾。

這是一條崎嶇的山谷，滿地的石子，加上漆黑的天氣，不到半夜，母親們帶着自己的孩子，便一個一個地掉到後面來，孩子們哭哭啼啼的哭着走不動，母親們除去陪着孩子們流淚以外，也沒有任何辦法，這時候老趙把五、六個十歲到五歲的孩子聚在一起，並且對他們的母親說：「你們走吧，把孩子

子交給我。」

這不是一個簡單的事，一個五十開外的老人，在黑夜的山路上，在敵人的追擊下面，帶着這樣小的五六個孩子撤退，其困難情景是可以想像的。孩子們的小腳統統走得腫起來了，哭哭啼啼的都伸着小手「要趙伯伯抱着走」，老趙輪流的揹一個抱一個，哄着其他的孩子們說：「××是好孩子自己走一段」，「××最乖，下來走幾步趙伯伯再抱。」就這樣抱上抱下，哄哄說說，天亮時老趙終於把孩子們帶到了宿營地，當母親們從老趙的懷裏抱回自己孩子的時候，感激的熱淚，充滿了她們的眼眶。幾天之後，趙占魁完成了這一撤退任務，檢查起來，整個家屬隊的母親、小孩，老弱、病號，甚至連那個小腳腫起了一寸高水泡的老太婆，一個都沒有丟失，也從未發生任何事故。因此沒有人不表揚他這種赴已、負責愛護同志的精神，但他却從不再提起這件事，當工廠到達了安全地帶以後，像以往數年一樣，趙占魁同志又埋頭在工廠的恢復工作當中了。

如果說趙占魁過去是從火裏鍊出來的，那僅是化鐵爐裏的火，而今天人民革命戰爭的烈火，又同樣鍛鍊了他，經過這兩重火的鍛鍊，可以預言，趙占魁同志將永遠是堅強的。

『人民的天下大了！』

隨着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，及解放區職工代表大會的召開，今年三月間，趙占魁同志在陳甘寧邊區全體職工的一致愛戴下，被選為出席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的代表，隨西北代表團一起來到了東北。

一路上他經過了解放區許多城市，參觀了各種各樣的工廠，每到一地，解放區的黨政軍民，特別